

博物馆“研学旅行”定义及其理解

The Defi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Museum “Field Trip”

周婧景 郭川慧

Zhou Jingjing Guo Chuanhui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内容提要: 在“研学旅行”概念正式提出前,我国已经出现过游学、研学旅游等类似概念。但有关该词的明确定义,我国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主要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直至2014年,随着研学旅行的官方定义被界定,该词的基本内涵终于得以明确。当前最为权威的定义是出自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通过梳理研学旅行定义演变过程,归纳出定义涵盖的五方面要素,并提出博物馆研学旅行主要包含两大系统:一是来自博物馆的旧有系统;一是来自教育部门和旅游部门(主要来自教育部门)的全新系统。明确博物馆研学旅行的概念及其内涵,厘清新旧两类系统,探讨发挥旧有系统的经验优势,以促使两类系统的良性共生,有利于解决研学旅行中“游而不学”现象。

关键词: 研学旅行 博物馆研究旅行 新旧系统

Abstract: Before the concept of “field trip” was formally proposed, similar concepts such as study tours and study travels have appeared in China. However, regarding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China have always been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I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narrow and broad definitions. Until 2014, with the official definition of “field trip” defin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was finally clarified. The most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currently comes from the *Opinions of 11 Departments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Promoting the Field Trips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2016. By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field trip”, the definition is summed up into five elements. “Museum field trip”, mainly includes two major systems: one is the old system from the museum. Another is a brand new system from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the tourism sector (mainly from the education sector). To solve the unrealistic phenomenon of “travel without learn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museum field trip should be defined clearly, to make a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old system and the new one, moreover, to explore how to make use of the experience advantages of the old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symbiosis of the two systems.

Key Words: Field trip; museum research trip; old and new systems

自古以来,“行”与“学”的重要关系一直备受瞩目,由此引发我国一批有识之士对于“行”实施意义的深入思考。荀子认为“学至于行之而止矣”^[1],是学习的终极目标,将“行”的地位提升得颇高。陆游的看法与荀子如出一辙,他指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2]。此后,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的演讲中表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认为“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3]。然而,目前从“行”中得来的知识几乎完全被拒之门外,“行”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学校教育的对立面“校外教育”。尔后,这种对“行(即行动或实践)”实施意义的叩问,逐步被精细化到“校外教育”中的“旅行”、甚至是“博物馆旅行”。由此,激起相关人士对其意义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如弗兰西斯·培根将这种“行”聚焦至“游”,在《论旅行》伊始便论及“对于年轻人来说,旅游也是一种教育”^[4]。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也将“修学旅行”写进教学大纲,规定小学、初高中学生每年要完成一次时间约数天的社会学习。在旅行目的地的多元选择中,博物馆作为校外学习的重要选择对象脱颖而出。“早在1895年,在曼彻斯特艺术委员会推动下,英国就修正了《学校教育法》,将学生参观博物馆(Field Trip)纳入制度轨道,并将参观时间计入学时。”^[5]可见由行到旅行,再到博物馆旅行的学习价值,已在个体与国家层面逐步被正名。

当前,中国博物馆研学旅行正处在国家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博物馆拥有类型纷呈的实物藏品,其视觉化、生动性和体验感等特点能吸引学生。同时博物馆属于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机构,没有考分和升学要求,因而能促使学生在研学旅行中依据各自兴趣实现自主学习。近年来民众消费也出现升级的趋势,从满足孩子基本生活需求,到满足娱乐需求,再到其满足成长性需求,智能休闲也越来越受欢迎。此外,中国博物馆自改革开放以来步入高速发展通道,部分博物馆在馆校合作中已建立起长效机制,积累起丰富的教育活动经验。因此,中国实施博物馆研学旅行迎来了最好的时候,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广泛青睐和普遍重视。

一、研学旅行的背景

1. 研学旅行术语的诞生

2008年,广东省率先将“研学旅行”写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并作为其必修课。从2012年起,国家先后选取包括上海在内的8个省(区、市)作为开展研学旅行的试点省市,并择定一批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的试验区。2013年,逐步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设想得以在国务院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被提出。自此,“研学旅行”一词作为素质教育的有力推手和旅游转型的全新方式,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政策文件中,研学旅行开始由单一的博物馆开发实施模式,逐步转型为外部组织开发实施模式和博物馆开发实施模式并存。因此,我国研学旅行由原先的博物馆研究视野,日趋走入教育界和旅游界的研究视野并成为素质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以致力于实现综合实践育人的新时代目标。

2. 研学旅行定义的界定

随着“研学旅行”一词被反复使用,其官方定义也被相继提出。2014年,在第十二届全国基础教育学校论坛上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作了题为《我国基础教育新形势与蒲公英行动计划》报告^[6],在这一报告中“研学旅行”官方定义首次被提出,相关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3. 研学旅行纳入教育系统

首次明确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生学习日常教育范畴的是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将研学旅行、夏令营、冬令营等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的重要载体,纳入中小学生学习日常德育、美育、体育教育范畴,增进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7]

4. 研学旅行构建保障机制

针对建立健全研学旅行安全保障机制,2015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主张“在内容设计、导游配备、安全设施与防护等方面注意青少年学生的特点”^[8]，同时提出加强国际研学旅行交流。

5. 研学旅行打造目的地

2016年，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公布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研学旅行示范基地”的通知》，决定授予北京市海淀区等10个城市为“中国研学旅行目的地”称号，上海科技馆等20家单位为“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称号^[9]。同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确定10个地区为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实验区，并对其工作内容、基本原则、实验任务、工作要求作出具体规定^[10]。

6. 研学旅行发布行业标准

为了规范研学旅行的服务流程，2016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研学旅行服务规范》，2017年该行业标准经国家旅游局批准后实施^[11]。与此同时，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主张“核心素养要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六大素养，细化为18个基本要点。”^[12]2016年，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该《意见》是一份内容全面的权威文件，就研学旅行的重要意义、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组织保障进行了系统论述^[13]。

7. 研学旅行获得项目支撑

为了贯彻《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精神，“教育部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项目，将在各地遴选命名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广泛开展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14]目前，教育部已经分两批遴选了581个基地和40个营地。2019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2019年工作要点》对外公布，提出“继续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校外教育事业发展项目，加强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课程资源和服务平台建设，遴选推广典型线路。”^[15]

由此可见，我国研学旅行的政策沿革经历了术语诞生、定义界定、纳入教育系统、构建保障机制、打造目的地、发布行业标准、获得项目支撑的发展历程。宏观上来看，全国已经初步完成以营地为枢纽、以基地为站点的国家级布局。中观上来看，地方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推进，至2019年4月为止，全国已经有二十个省市出台相应地方政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地方经验。微观上来看，研学旅行项目中的课程产品得到重视和开发，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开发并推出一批精品的课程和路线。

二、研学旅行的定义

当前，在政策推动、家庭需求、市场驱动的多方作用下，博物馆研学旅行异常火爆，无论是把握研学旅行的现状、归纳现存的问题，或是追溯问题的成因，还是寻找问题解决的对策，厘清“研学旅行”“博物馆研学旅行”定义并对其展开分析，是探究上述问题的逻辑起点。事实上，在“研学旅行”概念被正式提出前，在我国已经出现游学、研学旅游等类似概念。日本则采用修学旅行概念，我国也借鉴使用过此概念，如上海在2003年成立中国首个修学旅行中心。而国外多用Field Trip、School Excursion等概念予以表达。

但有关该词的明确定义，我国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主要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式：“从狭义上看，‘研学旅行’是指由学校组织、学生参与，以学生学习知识、了解社会、培养人格为主要目的的校外考察活动；从广义上看，‘研学旅行’则是指以研究性、探究性学习为目的的专项旅行，是旅游者出于文化求知的需求到异地开展的文化性质的旅游活动。”^[16]狭义和广义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参与对象不同，前者是学生，后

者则是任何个体；二是对目的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强调实现知识学习等，后者则主张持有一定的求知目的；三是组织方式不同，前者是由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后者则是旅行者的个人行为。

直至2014年，随着“研学旅行”的官方定义被界定，该词的基本内涵终于得以明确。这一官方概念，最早是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王定华司长提出的，他在第十二届全国教育学校论坛上发表《我国基础教育新形势与蒲公英行动计划》报告，指出研学旅行“是学生集体参加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校外参观体验实践活动”^[17]，强调的是面向学生的一种集体校外教育。

同年，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在《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把“研学旅行”定义成“是面向全体中小學生，由学校组织安排，以培养中小學生的生活技能、集体观念、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的方法开展的一种普及性教育活动，是加强和改进未成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重点突出全员参与、集体活动、走出校园、实践体验。”^[18]突出参与对象为学生之中的中小学群体，提出了具体的教育目标和实施方法，也再次强调了这种教育的普及性特征。

当前最为权威的定义，是出自2016年的《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指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19]由此可见，研学旅行的组织方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部门也同时被纳入，教育部门首次成为此类活动的主管部门，教育教学计划实施研学旅行逐步常态化。同时，该定义对教育目标的归纳更加简约化，同时实施方法也从单一机构视角的界定转化为结合受众视角。

同年，国家旅游局颁布《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指出：“研学旅行是以中小學生为主体对象，以集体旅行生活为载体，以提升学生素质为教学目的，依托旅游吸引物等社会资源，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学习的一种教育旅游活动。”^[20]该定义基本内涵与教育部等11部门出台的大同小异，只是强调了旅游资源的利用，并突显其旅游属性。

从以上四个相继提出的官方定义可见，随着教育和旅游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不断对“研学旅行”概念进行探究与修正，使原本较为笼统的定义逐渐明朗化。首先，参与对象经历了由学生到专指中小學生的转变；其次，组织方经历了由学校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扩充，教育部门摇身成为此类活动的主管部门；再次，教育目标从繁复走向简约，突出综合实践育人的目标；最后，实施方式从只是考虑机构如何组织，强调集体旅行和集中食宿，到考虑对象如何参与，主张研究性学习和旅游体验。通过对上述定义演变过程的厘清，我们也可以从中归纳出“研学旅行”定义所具备的五方面要素：

①参与对象主要是中小學生；

②主管部门主要是教育部门，组织方主要是教育部门和学校；

③教育目标是综合实践育人；

④实施方式是机构以集体旅行和集中食宿来组织，对象以研究性学习和旅游体验结合来参与；

⑤实施地点是学校以外的场所。

三、博物馆研学旅行的定义

自公共博物馆时代以来，博物馆经历了从展藏混一，到展藏分离，再到分众化利用的发展历程，博物馆不再只是展示物件，或灌输物件相关知识，而是开始注重博物馆之于观众的意义构建。在这一社会化的过程中，博物馆展现了其主动服务社会的热情和意识，而且发挥出充实和改善民众生活品质，构建人性、文明和公正社会的独特功能，由此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和实现场所。加之，近年来人们成长性需求的攀升、博物馆数量激增、媒体节目的催热、博物馆的免费开放等主客观原因，博

物馆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成为研学旅行的热门打卡地,博物馆自身纷纷开始组织带有研学旅行性质的教育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博物馆研学旅行”这一概念,专门加以界定。总体来看,博物馆研学旅行是研学旅行的一项活动,需要服从并服务于研学旅行的总目标。

何为博物馆研学旅行?赵薇在《在新形式下博物馆文化考察类活动刍议》一文中,对“博物馆文化考察”“博物馆研学”“博物馆旅游”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她提出:“博物馆文化考察主要是指博物馆方面组织的、针对某一地区或多个地区所进行的具有研究学习当地历史文化的活动,其受众不仅限于青少年,范围也可辐射至广大的成年人;博物馆研学是指在博物馆专职教育人员的指导下,学生自主地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获得和应用知识,发现和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博物馆学习活动。”^[21]实际上,此定义借鉴了姜惠梅、孙友德对“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研学(游学)”^[22]概念的界定,其受众是未成年人,活动地点发生在博物馆场所内;“博物馆旅游是指以博物馆为游览对象的活动,相对于博物馆研学,博物馆旅游的游玩目的重于研究学习”^[23],其受众并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从三个概论的相关定义中不难发现,赵薇对博物馆研学旅行现象还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区分:前两者博物馆的参与性比较强,甚至是由博物馆主导,但后者博物馆更多是提供了场所,同时前两者学习目的性突显,后者则偏重于游览目的。在前两者中,受众有所不同,博物馆文化考察可包括成年人,而博物馆研学主要涵盖的是未成年人;同时实施地点不同,博物馆文化考察是在非博物馆的某一地区或多个地区,而博物馆研学主要是在博物馆内。

郑奕、教亚波对上述的“博物馆文化考察”“博物馆研学”或类似概念也分别进行了界定。郑奕使用的是“博物馆教育旅程”概念,此概念与“博物馆文化考察”内涵所指趋同,表示“博物馆由室内延伸至户外开展的教育活动,带来观众实地探究当地的文化自然特色,唤起大众对人文的尊重与认同,或培养欣赏大自然的情趣,爱惜所拥有的资源”^[24]。两个概念共通之处在于:其一,

都是由博物馆主导;其二,实施地点是在博物馆之外;其三,受众不受限。差异之处在于:前者的学习对象是当地历史文化,而后者还包括自然资源。教亚波则对“博物馆研学”概念做出了另一种解释,指出“博物馆研学是以博物馆为主线,通过博物馆的资源将教育内容以真实、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更好地在实践或是体验中了解掌握相关知识,博物馆研学是课题的载体或是延伸,它的互动性、博物性、学术性以及真实性特征使其成了当代青少年研学的重要方式。”^[25]对比姜惠梅、孙友德对此概念的定义,两者事实上各有侧重,教亚波更强调依托博物馆资源的知识获取,姜惠梅等则更重视研究性学习方式的科学应用,因此后者更符合博物馆非正式教育的属性。

此外,张雯颖在《我国博物馆研学旅行研究》中专门对“博物馆研学旅行”概念进行过界定,指出“博物馆研学旅行,是博物馆依托自身特色开发的、面向学生群体的馆外参观体验活动”^[26]。该定义未将学校和社会机构主导的研学旅行纳入其中。然而,尽管研学旅行的主导方不同,但博物馆、学校和社会机构所面临的某些根本问题具有共性,因此该文的研究发现具备借鉴价值。

综上,通过对“博物馆文化考察”“博物馆教育旅程”“博物馆研学”“博物馆旅游”“博物馆研学旅行”五个概念的阐述和辨析,以及结合前文中“研学旅行”概念界定,可知:第一,研学旅行是由教育或旅游等相关部门发起的一类校外教育活动,当这类活动以外部介入的方式寻找与博物馆资源衔接时,事实上博物馆系统自身早已开发并实施过类似活动。这一现实使得博物馆旧有系统和外部新生系统两个新旧系统胶着在一起,新旧系统所生产出的教育产品有重合也有差异,从而使此概念如同雾里看花,厘清起来相当不易。第二,博物馆研学旅行是从属于研学旅行中的一项活动,根据“研学旅行”概念的官方界定,研学旅行是面向全体中小學生,而“博物馆文化考察”“博物馆教育旅程”等由于受众年龄不设限,所以不完全等同于“博物馆研学旅行”的概念范畴。第三,尽管“博物馆研学”概念,与官方界定的“研学

旅行”要素趋同，但博物馆研学过于重视博物馆人员参与，当学校组织学生大规模参加研学旅行时，博物馆人员将面临接待和配合的现实困境，但也不可因此否定其属于博物馆研学旅行，因此不能将博物馆人员参与视为概念内涵所包含的基本要素。鉴此，我们尝试对“博物馆研学旅行”进行定义：由教育部门等相关部委、学校、博物馆或社会机构有计划地组织安排，中小學生通过集体参与的方式，在博物馆场景中开展的，将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进行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

可见博物馆研学旅行具备以下五方面要素：

①主管部门是教育部，但需要联合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委；

②组织方是学校、博物馆或社会机构；

③参与主体为中小學生；

④实施地点是在博物馆场所；

⑤依托资源是博物馆资源，包括展览、教育活动、藏品、空间、人员、出版物、数字资源等博物馆独特资源。

四、总结与反思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公共化已经兴起，馆校合作也逐步发生，博物馆研学旅行只是为博物馆的资源开发使用提供新的契机。19世纪末，现代博物馆学奠基人乔治·古德（George Goode）在对史密森博物院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提出行政管理的原则之一是要有一个明确适应社区的规划^[27]。博物馆教育兴起并出现职能公共化。约翰·科登·达纳（John Cotton Dana）是社区博物馆概念的倡导者，也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拥趸者。他尝试编制博物馆教育工作索引，不仅涉及成人教育，还涵盖学校教育^[28]。1920年，英国博物馆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公布《博物馆与教育的联系》报告，指出无论是博物馆观众，还是学校教师，均应该尽力发现博物馆藏在教育应用上的恰当方式^[29]。当前正处在我国旅游大发展、素质教育改革的双重背景下，以中小学为主要对象开展研学

旅行成为重要趋势，究其因主要可归为四个方面：博物馆数量攀升，各个省市都创建有高品质的博物馆；绝大多数博物馆为免费开放，可以减少研学旅行的成本；博物馆类型多样、实物广博、体验直观、自由学习的资源优势和教育价值越来越得到认可；参观博物馆安全性高，便于实现集中管理，成为研学旅行选择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总体来看，我国博物馆研学旅行主要包含两大系统：一是来自博物馆的旧有系统，已经初步积累一定的经验。这种类型的研学旅行由来已久，如上海博物馆从2000年起，历年暑假期间举办夏令营，获奖者将有机会参与文化考察活动。一是来自教育部门和旅游部门（主要来自教育部门）的全新系统，若追溯至2008年广东省最早将“研学旅行”写入中小学教育大纲，也仅仅只有十几年。当该外部系统强制介入到博物馆时，面对大批量师生涌入博物馆，无论是博物馆、学校，还是社会机构，甚至是政府均面临着协同配合的深入融合问题，由此出现博物馆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因此，整体来看，尽管旧有的研究旅行在博物馆内部早已开发实施，但新系统创建后，与旧有系统碰撞所生成的博物馆研学旅行，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参与各方主体尚属于磨合期，多表现为表层“物理反应”，还未到深层的“化学反应”。

在博物馆旧有系统尚面临研学活动水平提升问题的同时，随着学校和社会机构跻身其中，新的问题相继产生。不难发现，博物馆研学旅行乱象丛生，问题主要聚焦在外部的新生系统中，尤其是出自社会机构主导的研学旅行，而并非在博物馆旧有系统。

据不完全统计，研学旅行市场利润在2018年已超过百亿，总人次在2019—2020年将达到3亿^[30]。无论是市场利润，还是参与规模均已经较为可观。不少机构抱着“火热市场利益均沾”的心态进入，其或者不具备资质，或者通过中间人获取业务，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多家媒体甚至国家文物局纷纷发文强调加强质量监管。除博物馆旧有系统中的研学旅行之外，在社会中火热掀起的研学旅行基本属于“空降”类

型,主要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才得以产生,尽管不少社会机构利用了这股政策的东风,但事实上这种外部驱动的结果导致各方仓促应对,准备都不够充分。鉴此,笔者认为如欲解决名不副实的“游而不学”现象,首先应当明确博物馆研究旅行的概念及其

内涵,区分并厘清新旧两类系统,进而探究两类系统根本上的共性议题,如学生群体兴趣和需求构成、学生自我导向学习方法、教师参与影响因素及其互动模式,以发挥旧有系统的经验优势,并促使两类系统的良性共生。

注释

- [1] (战国)荀况著,(唐)杨倞注,耿芸标校:《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页。
- [2] 任铎夫、袁茹琳编:《人生箴言录》,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 [3]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
- [4] [英]弗朗西斯·培根著,名家编译委员会译:《培根随笔》,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47页。
- [5] Hooper-Greenhill, E.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1994: 258-262.
- [6] 谭昀、谢慧菁、肖慧:《研学课程的目标定位与实施路径》,《中国教师》2019年第8期。
- [7]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
- [8]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专刊》2015年第10期。
- [9] 《国家旅游局公布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旅发〔2016〕8号。
- [10] 《关于做好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基一司函〔2016〕14号。
- [11] 国家旅游局:《研学旅行服务规范》(LB/T 054-2016)。
- [12] 赵婀娜、赵婷玉:《〈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人民网, <http://edu.people.com.cn/n1/2016/0914/c1053-28714231.html>。
- [13] 王晓燕:《研学旅行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读解》,《中小学德育》2017年第9期。
- [1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7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基础教育参考》2017年第17期。
- [15] 《关于印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2019工作要点〉的通知》,教基司函〔2019〕8号。
- [16] 杨艳利:《研学旅行:撬动素质教育的杠杆——访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系系主任朱立新教授》,《中国德育》2014年第17期。
- [17] 甘肃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什么才是真正的研学游,别让你的孩子只“游”不“研”》,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1452346293231999&wfr=spider&for=pc>。
- [18] 白宏太、田征、朱文潇:《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学习——教育部中小学“研学旅行”试点工作调查》,《人民教育》2014年第2期。
- [19] 《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基一〔2016〕8号。
- [20] 国家旅游局:《研学旅行服务规范》(LB/T 054-2016)。
- [21] 赵薇:《新形势下博物馆文化考察类活动刍议——以唐山博物馆“文化之旅”活动为例》,《传承与创新——地方性博物馆变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第195—196页。
- [22] 姜惠梅、孙友德:《博物馆里“研学”(游学)的那些事——山东博物馆青少年研学(游学)案例解析》,《中国文物报》2018年1月16日第7版。
- [23] 赵薇:《新形势下博物馆文化考察类活动刍议——以唐山博物馆“文化之旅”活动为例》,《传承与创新——地方性博物馆变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第4期。
- [24] 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2页。
- [25] 教亚波:《试论当前博物馆与研学旅行的有效结合》,《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23期。
- [26] 张雯颖:《我国博物馆研学旅行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7页。
- [27] Rydell, R. W. World fairs and museum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2006: 135-151.
- [28] 参考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梅海斯(François Mairesse)的《博物馆学:历史与基础》讲课内容。
- [29] Vallance, E. Museum and Gallery Education—Hooper-Greenhill, E.,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4: 235-243.
- [30] 张利民:《研学旅行千亿市场即将爆发》,《经济参考报》2018年11月13日第A07版。